



領角鴞育雛記

● 呂昇陽*

※承上一期〈集集大眾爺廟的老樟樹與領角鴞〉一文。

育雛的前期，白天的領角鴞親鳥不是蟄伏在洞底伴著幼鳥休息，便是站上洞口發呆睡覺，然而光是這樣兀立不動的身影就已經足夠讓下界的鳥人深情顫望了。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當然，精彩的鳥事遠不只如此，大家遠道而來最想見的還是那超萌的貓頭鷹寶寶。可是領角鴉營巢的樹洞深度通常有四、五十公分的深度¹，所以幼鳥在破殼之後一般還須等候兩三個星期的成長才有能力攀爬上洞口。這是一個讓人望穿秋水、怦然心動的時刻，只見幼鳥硬是從兩隻親鳥中間擠出頭來，露出兩顆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的眼睛，而在這終於看到貓寶的瞬間，戲棚下的叔叔、阿姨都騷動了：「好可愛喔!」「好萌喔!」「愛死貓貓了!」……。而更讓人融化的是有時牠們還會使出貓頭鷹家族的絕活，即，在身體不動的情形下將那顆貓頭動滋、動滋的繞起圈圈來，這搖頭晃腦的模樣就連僵化、世故的大人都會被萌翻出無邪的童心。



對於拍鳥人而言，終極的期待就是捕捉到全家福的鏡頭，然而這樣寬幅的洞口委實無法容納兩隻親鳥與三隻寶寶同框²；退而求其次，那就期待可以遇到公鳥出去捕獵而三隻幼鳥適時上來塞滿這個空位的機緣，這樣一大+三小的畫面據說這一期也只在 10 月 28 的日落後出現過一次(如圖)。有幸遇上了也自然可以體會什麼叫做片刻即是永恆

¹ 林文隆：〈台灣中部森林領角鴉繁殖生物學初探〉《台灣猛禽研究》(2003)，頁 32。

² 後來廟方為這次的領角鴉育雛記出版月曆，首張即是兩隻親鳥與三隻幼鳥同框，這顯然不符合事實。根據廟方的說法，之所以 PS 圖片乃為營造領角鴉全家福的意象。



。集集大眾爺廟前樟樹公上的這窩領角鴉，從九月初公領角鴉又回來站上老樟樹的樹洞，然後不久之後又把了一個妹回來，然後交配、產卵、孵蛋，然後在一個月的蘊育之後，貓寶陸續破殼而出，接著就是公鳥不斷辛苦叨回獵物的場景，終於，終於，在 10 月 26 日三隻小寶終於陸續地站上了洞口，也就掀起了這波觀賞領角鴉的高潮，不過很快的，在 10 月 31 的日出前，最後一隻小寶也離開巢洞了。借問貓寶此刻何處尋？因為羽翼未豐，故只在老樟樹的冠層枝葉間。如是我見、我聞，功德圓滿。

這段領角鴉的育雛記，是我曾經看過關於鳥類的自然生態、生命教育中最生活化、最平易近人的典範。當我也在現場賞鳥、拍鳥時，我看到許多一家老老少少因出遊而偶然到此卻幸運的第一次看到領角鴉的人們歡喜的神情，但卻也遇到過一些緣慳一面的落寞。有一個婆婆牽著小孫女特地興高采烈地前來看領角鴉寶寶，但是卻撲空了，她們跟我詢問貓寶的蹤跡，我說，很不巧，牠們剛好退回樹洞內了。祖孫倆苦候仍不見，最後則是透過我相機的螢幕看到了許多張親鳥與幼鳥的特寫，我永遠忘不了這一老一小歡喜滿足的模樣，「好可愛！」「好可愛！」她們不斷忘情的讚嘆著。

自然的生態或美學的觀察，常須耐心的等待，有時為了目睹一種行為、一個畫面，往往需要在烈日或寒風中守候數個小時，頗有勞其心志，苦其筋骨的磨練，其中的辛勞與喜悅惟同行知之。我來大樟樹下的外圍守候領角鴉，本在祂的覆蔭之下，但隨著光影移動便須開始忍受豔陽的熱情，沒想到廟方還體貼的為來此的鳥人與遊客準備了各式甜湯、水果、便當。我尤其對「番薯綠豆湯」(如圖)的滋味念念不忘，原來番薯可是竹山、集集一帶的特產，難怪如此美味。廟方主事者對領角鴉的朝聖者如此無微不至的體貼與照顧，真的將「奉茶精神」發揮到了極致。感動之餘，添香油錢也就成為寸心對神明最由衷的禮敬。

因為樟樹公上的這窩領角鴉，讓我認識了集集大眾爺廟，認識了可愛的廟公。當幼鳥離巢之後的隔天，我逛了廟方的臉書也才明瞭為何他們如此友善賞鳥人。我想是因為他們的赤子之心、與人為善以及相信萬物有情的特質吧！《集集大眾爺廟》在 2021/10/31 晚上的臉書有云：「感謝辛苦的爸比、媽咪，我們三兄弟(姊妹)長大了也陸續離開這溫暖的家。謝謝各位叔叔、阿姨辛苦的做我們的成長紀錄，我們將展開羽翼



追尋不羈的自由與天空。」

在鳥去巢空，在曲終人散之後，以貓頭鷹寶寶的角度寫下這段結語，真是太貼切了，太有趣了。擬人化，本是一種文學的修辭技巧，可是由經歷過真情實景的廟方人員用來，卻字字句句觸動了曾經到此一遊的人們。很慶幸自己能擁有這段共襄盛舉的機緣。

